

数字化时代的对外汉语教学

贾 舒^①

[摘要]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数字化技术的进步,一场以“数字学习”为标志的学习革命正悄然兴起。对外汉语教学也将受益于这一场教育的数字化革命。本文从学习资源、学习方式、教学模式三个方面探讨数字化时代对外汉语教学的特征,指出依托网络平台和信息技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个性化学习”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汉语教学;数字化学习;教学改革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t the Digital Age

Jia Shu

[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ty of Mobile Interne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 study revolution marked by “digitalized learning” has gradually come into being.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OCFL) will thus be benefited by such a digitalized revolution in education. The paper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OCFL from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learning resources, learning methods, and teaching models. It indicates as well that “the learner-oriented personalized learning” dependent on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ll be the future trend of TOCFL.

[Key words] Chinese teaching; digitalized learning; teaching revolution

从 20 年前开始,世界范围内依托互联网的发展掀起了一场“数字化生存”的革命,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工作、生活、学习和娱乐。近年来,3G、Wifi 等无线网络迅猛发展,让互联网几乎覆盖到每一个角落;台式电脑销售下降,Ipad、Kindle 和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成为主流设备;Web2.0、“云计算”等新一代网络信息技术得到广泛应用。这些都标志着“移动互联”的新网络时代已经来临。“移动互联”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它比此前的互联网更为广泛、深刻地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此背景下,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学习革命”已经悄然而至。“数字学习(E-Learning)”在

^① 作者简介:贾舒,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字出版。

全球教育界受到广泛关注,将成为人们在移动互联时代的学习方式。这场革命无疑也将给对外汉语教学带来深远的影响。由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主办的“网络孔子学院”(http://edu.chinese.cn)、由北京语言大学主办的“网上北语”(http://www.eblcu.com)等开始了数字化汉语学习的有益尝试。

“数字学习”不仅将改变海外学生学习汉语的内容和学习方式,还将改变对外汉语的教学模式。

一、学习资源的改变

传统的学习材料是以图书、杂志、磁带、光盘等载体形式出现的,虽然围绕某一学习主题教师可以指定或推荐一些相关的学习材料,但它们是有限的、固化的、独立的。而数字化的学习资源则是海量的,并以数据库的形式存在。它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 教学资源的多样化

传统的对外汉语教学以纸质教材为主要教学资源,随着磁带、录像带、光盘的出现,音频、视频、动漫等多媒体资源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比如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与江苏广播电视总台依托先进的教学和技术理念,共同研发的动漫情景剧对外汉语教材,由动漫教学片、纸质教材和配套 PPT 组成。和传统的纸质教材相比,新媒体技术赋予了新型教材前所未有的形象化特点,变抽象的语言描述为具象的视觉形象,充分调动学生的口、耳、眼等各感官系统,形成言说、听觉和视觉能力的综合运用,实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数字技术还可以提供更好的交互功能。交互型动画就不仅可以呈现,还可以互动,学习者可以用鼠标操作、控制动画中的对象;自然语言技术的发展可以使电脑“听懂”人的语言;通过动作手柄,计算机可以感应到人的肢体动作,这一技术目前已经在许多电脑游戏中得到应用。“网络孔子学院”的“汉语乐园”课程,通过动画营造虚拟的场景,学习者可以选择角色扮演,在情境中以游戏的方式学习语言。课程调用了多种人机互动的方式,虽然这些虚拟和互动还非常简单,但已经受到学习者的广泛好评。

(二) 资源的碎片化和标引

“碎片化”是指将资源切割成尽可能小的、可供利用的知识颗粒;而“标引”则是对内容进行分析,从不同维度尽可能多地赋予它检索标识的过程。碎片化和标引是数字时代资源生产的基础和核心工作。碎片的颗粒度、标引的穷举度与一致性是衡量数据加工水平的标准。高质量的数据是精准组织、聚合知识单元,即最有效利用学习资源的基础。

(三) 资源的有效组织和聚合

传统的纸质教材,甚至多媒体教材,从内容的组织角度而言是固定不变的。而数字时代的学习资源则可以进行更为自由、多样的重组与重构,是活化的资源。因为资源是以碎片的方式存在并被赋予完善的标识,知识颗粒之间通过标引被分类,同时也被关联,所以我们可以根据需要准确地调用它们。这样,呈现在学生面前的学习材料是他最需要的,而

不同媒体的知识组合也具有最好的表现性、解释性。同时,这些知识单元还与数据库中的其他知识动态关联着,学生可以进一步拓展学习。由此可见,数字时代的知识获取不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个性化定制的,是更有效且更丰富的。

(四) 基于网络的海量资源

数字时代的学习资源不仅仅是靠教学单位组织提供的,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无穷的知识来源。长堤加州州立大学的网站(<http://www.csulb.edu/~txie/online1.htm>)^①汇总了分布于互联网上的大量汉语学习资源,按照发音、对话、字词、语法、阅读、听力等等对网站内容进行分类,并且提供图书、CD等学习资料的购买信息以及学习社区、论坛等网络交流空间的链接。虽然该网站对这些互联网学习资源只是做了初步的聚合,但无疑已经为学习者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面对海量的互联网学习资源,Google、百度等搜索引擎成为学习中必不可少的工具。然而,这些通用搜索引擎存在结果过多、查询不准、深度不够等问题,因此,通过针对某一特定领域、某一特定人群或某一特定需求提供的有一定价值的信息和相关服务的垂直搜索引擎应运而生。它更加专注、具体和深入,提供更加精准的搜索结果。比如长堤加州州立大学上述网站就提供了在其收集的汉语学习网站中进行全面搜索或专题搜索的功能,这也为学习者更多、更有效地获取汉语学习资源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五) 学习者成为资源的生产者

在数字学习时代,学生不仅仅是资源的使用者,他们还将成为学习资源的生产者。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可以将他们认为有用的资源上传,可以进行提问、讨论、交流,可以写博客、发微博,还要在网络上完成作业和考试。“通过知识管理将其及时转化为可重用的高效学习资源”,可以“实现从‘消费式学习’向‘生产式学习’的转变”,使“主体与资源共生共长”(桑新民等,2012)。“同伴互助对等大学”(Peer to Peer University,几个年轻人创办的基于网络的虚拟大学)就是依靠学习者的不断积累,实现学习资源的超循环建设和快速发展。

由此可见,与传统学习材料相比,数字化的学习资源在媒介形态、生产与组织方式等方面都有着显著的不同。这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学习方式。

二、学习方式的改变

(一) 超链接的阅读模式

在使用传统纸质教材的时候,学习者往往按照教材内容的编写顺序进行阅读。虽然读者也会参考一些辅助的材料,但纵向的线性阅读是其主要特征。在网络上,每一个页面中都有许多关联性的链接,指向不同的相关网页。在数字学习平台上,相关联的知识单元

① 本网站由长滩大学谢天蔚教授建立。

不仅以线性的方式,也通过超链接的方式被组织起来。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兴趣,在纵、横两个方向延伸学习。从同一个起点出发,学习者可以通过不同的路径,甚至走上不同的方向。

(二) 泛在学习

传统的学习活动大都发生在教室、图书馆或者宿舍,而全面覆盖的无线网络、便携的移动终端、数据和服务的云端化,使得学习可以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刻,利用手边的任何设备,都可以获取所需的任何资源进行学习活动(Anyone, Anytime, Anywhere, Anydevice)(汤鸣红,2004)。就泛在学习的本质特点而言,它是“以人为中心,以学习任务本身为焦点”的学习,是一种自然或自发的主动行为。因此,学习是一种自我导向的过程。而就对外汉教学而言,外国学生往往以实用语言学习和了解中国文化为主要目标,能够在真实的环境中进行学习无疑有着课堂教学难以具备的优势。比如,在超市能够通过手机获取与购物相关的学习内容,在旅游时能够得到所在地的历史、文化、风俗方面的知识。

(三) 碎片化学习

指学习内容以及学习时间的碎片化。它是正式学习的补充,是对业余时间的有效利用。北宋欧阳修所谓“三上”,就是碎片化学习。碎片化学习有着自身的优势。它灵活度更高,学习时间安排变得更灵活;针对性更强,可重点学习对自己更有帮助或启发的那部分内容;效果更好,单个碎片内容的学习时间较短,保障了学习兴趣,提升了学习效果。对外汉语教师可以根据这种碎片化的学习特征,提供一些适合的学习素材。比如通过手机向学生推送“每日一词”、“每日一句”、微故事、小幽默等碎片化的内容,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

(四) 互动与协作型学习

现代教育越来越强调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对外汉语教学的重点是语言的实际应用、文化的理解与沟通,因此互动和交流更是学习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数字化学习虽然不能完全取代面对面的课堂互动、讨论,但却可极大地拓宽学习者交流的时间与空间。随着网络学习社区的建立,以及各种即时交流工具的出现,交流变得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当学习者在阅读一份材料时,你就可以知道什么人也在阅读它,他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有着什么样的感想。学习者可以进行评论,可以留言,于是交流开始自然而然地发生。交流的方式包括了文字、图片、声音和视频,可以面对面单独交流,也可以群聊或视频会议。除了身边的同伴,学习者可以建立更广泛的交流渠道,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目标,建立或加入不同的学习社区。学习社区的成员有着共同的学习目标和期望,通过讨论交流、分工协作,相互支持,分享知识,解决问题,提高能力。总之,数字使得互动与协作成为学习的本质特征。

“Chinese@Home”(http://www.chineseathome.com)通过互联网技术实现一对一的在线中文教学。它的“CORSTTM”(在线订课系统),提供内容广泛、层次多样的汉语课

程,24小时随时预约、随时开课、随时调整的授课服务,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在学习顾问的帮助下自由地管理学习时间、定制课程并选择教师;“ViSR™”(虚拟课堂系统)提供一对一的互动课程,学生可以和老师进行实时交流;系统提供与其他学生的交流平台。

综上所述,数字化学习带来学习的高度个性化。有着不同能力、不同兴趣、不同目的的学习者,会调用不同的学习资源,有不同的学习计划,不同的时间安排,与不同的学习人群进行交流。学习的自由性和自主化得到充分体现。

三、教学模式的改变

传统的教学以教师为主体,以整个班级为教学对象,以统一的教材为中心,以单方向的课堂讲授为主要形式,是以工业化的方式“生产”人才。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学习的差异化、个性化已经成为可能,也成为学习者的必然要求。因此,对外汉语教学的模式也要变革,转变为以学习者语言能力为出发点,以其个性化需求为中心,组织教学资源 and 教学活动,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并通过双向甚至多向的互动交流,使学习者成为课堂的主体、课堂建设的主体,从而成为学习的主体。

(一) 智能化的学习平台成为自主学习的主要阵地

个性化的学习因数字化而生,个性化的教学自然也应该从数字化中寻求解决方案。高度智能化的学习平台就是以学习者的需求挖掘为基础,提供个性化定制的学习内容,并对学习行为和结果进行个性化评价的教学工具。

目前有代表性的学习平台,如培生、麦格劳希尔等公司的高等教育服务系统包括了课程管理、资源管理、在线学习、作业和测试、交流平台等功能,让学生有了更大的自主学习空间。

智能化的学习平台可以汇集学生的身份信息,跟踪学习进程和效果,感知学习的行为特征、辨别学习环境,并对这类数据进行采集和分析,从而深度挖掘学习者的个性化需求,提供更加适合学习者的个性化服务。

学习者的信息包括静态信息和动态信息两大类。静态信息主要是学生的基础信息,包括用户姓名、年龄、性别、国别、母语、教育水平、汉语水平、所在班级、选修课程等等。这些信息用于识别学生的身份,也包含了与学习需求相关的内容。

动态信息则是学习者的学习行为中一切有分析价值的信息。比如学生在看什么内容、看了多长时间、关注度如何,在讨论什么问题,作业完成情况如何,考试成绩如何,哪些题目错了……所有这些信息,系统软件都可以随时加以感知、采集到数据库中。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知道学习者的共同性特征和差异性特征——这一个学习群体共同的学习任务是什么,共同的兴趣是什么,哪些是共性的难点问题;学习者个体的兴趣在哪里,他的起点如何,学习能力如何,困难出在哪里。这样我们就可以挖掘出个性化的学习需求。

现代技术的发展甚至可以为我们的获取到更多学习者的实时信息。比如通过GPS或无线定位系统,结合数字地图,系统可以确定学生的位置,是在宿舍还是在图书馆,在风景

名胜还是在超市,是静止还是运动中;系统可以感知学习者周围环境是嘈杂还是安静;判断他是否正用手机或者电脑在学习。不同的地点、环境和设备,学习的内容和方式是不同的,这也构成了差异化的学习需求。

智能化的学习平台可以根据不同的学习需求,对学习资源进行个性化的定制和精准推送。根据不同的兴趣爱好、不同的学习起点、不同的学习能力、不同的学习环境,为不同个体制定出差异性的学习计划和方案,准确地为每个人提供最适合的学习资源,真正做到因人而异,因材施教。

平台对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和结果要做出动态的反应,发现学习者正对某一方面感兴趣,系统随即将关联内容推送给他;学习者犯了错误,则马上推给他相关的知识,并续以强化的练习。VOCLab 是一个专注于外语词汇学习的网站,包括了中文词汇学习。网站通过后台科学的、可认知的算法,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方案,从而提高词汇学习的效率。学习者评价它“The app considers my age and how many languages I already learned to present the words at the right time for review.”“VOCLab lets me focus on the words that I am interested to study.”^①从学习者的评价可以看出,在学习进度安排、学习内容提供等方面,网站给予使用者个性化的服务。

智能化的学习平台要建立个性化的学习评价体系,形成重过程性、重综合性、重差异性、重特色性、重真实性的个性化学习的评价体系。

(二) 教师的角色转变

如上所述,数字学习时代的对外汉语教学是依托学习平台开展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作用的减弱、地位的下降。缺乏了教师的深度参与、控制,不仅很难取得理想的学习效果,学习者极易失去学习的方向,陷入无序状态。课程的设置、学习材料的准备、学习过程的控制和调整、对学习者的科学评价等等,教师依然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当然,传统的一刀切、满堂灌的知识传授型教学模式已不合时宜,教师的角色功能必然发生转变。

对学习的控制依托学习平台进行。智能化的平台能大大减轻教师设置课程、准备材料的工作,却不可能代替教师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平台将提供丰富而精准的信息——学生学习的进度、关注的内容、遇到的困难、出现的错误,他们的共性问题 and 个性需求,这些信息有助于教师准确掌握学习者的学习状态,对教学做出适当的调整,并对学生给以更有有效的辅导。

课堂教学从以讲授为主,转变为组织讨论,引导学生互相帮助,分工协作,解决困难。把教学的课堂变为互动的课堂。教师引导、启发的功能得到强化。比尔·盖茨在和乔布斯谈话时曾描述他心目中的大学教育:学生自己观看视频课程和讲座,而课堂时间用来讨论和解决问题。美国“林地公园高中”有两位老师将课堂教学活动录制下来,放在网上,供缺课的学生补习。后来他们将课堂“翻转”过来,让学生在家看视频上课,利用课堂时间由老师或同学为有困难的学生提供帮助。两位教师的实践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并使他们获得了“数学和科学教学卓越总统奖”(张跃国等,2012)。由此可见,数字化学习并不会取

^① <http://www.voclab.com/en/learn-mandarin>, 2012-12-30.

代教师,取消课堂,而是将“讲堂”变回了“学堂”。这种结合既能充分体现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自主性、积极性与创造性,又能发挥教师对学习的总体设计和控制,使学习的个性化能够在正确的方向和合理的范围内得以最大程度地实现。

网络和数字技术已经广泛渗透进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但是相对于“数字革命”在学习、教育领域掀起的热潮,对外汉语教学对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还刚刚起步,有着无限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 [1] 桑新民,李曙华,谢阳斌. 2012. 21 世纪:大学课堂向何处去? ——太极学堂的理念与实践探索. 开放教育研究,(4).
- [2] 汤鸣红. 2004. E-learning 开创自主性学习教育模式.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12).
- [3] 宋惠娟. 2008. 国外汉语教学网站综述. 长治学院学报,(2).
- [4] 张丹,钟绍春,程晓春,严小卫. 2004. 基于互联网对外汉语教学模式的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9).
- [5] 熊玉珍. 2007. 网络环境中海外华文教学过程和模式研究. 开放教育研究,(12).
- [6] 张跃国,张渝江. 2012. 透视“翻转课堂”. 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3).
- [7] <http://edu.chinese.cn>
- [8] <http://www.csulb.edu/~txie/online1.htm>
- [9] <http://www.chineseathome.com>